

传奇

超级游戏网络

演绎着一个永恒的传奇

年轻的玩家突破虚拟重围

厮杀出一幕人间悲剧

南 南 著

远方出版社

传奇

南南 著

I247.5
4392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南南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2. 12

ISBN 7 - 80595 - 830 - 0

I. 传…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175 号

传 奇

编 著 者 南南
责任编辑 陈莎莎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工作室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70 千
印 数 1 - 8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80595 - 830 - 0/I · 320
定 价 18.00 元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第一章 离开新手村 /1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幸福，以及嘴角的一抹羞涩，马上知道神算子家里有一个女人在等他。

他说：“雨荷在家里等我。”

一个女人，叫雨荷，在等神算子。

我也微笑着。

第二章 毒蛇山谷的小木屋 /29

让一个男人这样亲近自己的身体，尽管隔着一层衣衫，尽管她是个疯丫头，但是紫薇仙子还是觉得羞涩。她没有动，更没有拒绝与躲避，而是紧

紧搂住这个男人的头。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搂在一起，远处那几条蛇也温柔地蜷在一起，天地间安静极了。

一切都已经停止。

第三章 你的宠物宝宝几级？ /55

有个小姑娘曾经宣布过自己网上泡哥哥的几大绝招，先用英文聊，连接三招以上表明其有一定素养；再大谈村上春树，还能应付说明年龄相当；最后说说各自的性经验感受。对一个女人而言，步步设防不过是怕遇到一个粗暴的男人。而杨红雨并不想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

见面不过就是如此，谁让我们相逢在网上。

第四章 到盟重城去 /73

……杨红雨心里无来由地一阵恶心，用被子将自己赤裸的身子裹了起来。突然她大叫一声坐了起来，她在卧室的一面大镜子里看见了那张苍白的脸，呆呆的脸。

第五章 孤独的杀手 /89

这个晚上，他们聊了整整一宿，郝峰心里激起了一阵阵幸福的颤栗：当所有人安睡，大街上空无一人，连这个城市都进入了梦乡，漆黑的夜色笼罩着北方的平原，他们在谈心。

第六章 借我一把八荒剑 /115

我把鸡递给他。其实当时我心里想好了，如果他接过这只烧鸡，我就当他是无聊之徒，让他赶紧走人，如果他抢我手中的酒喝，便引他为朋友。

“吃什么烧鸡，把你的酒给我一口。”少年人一把抢过我手中的酒坛，大喝了一口。”

第七章 攻打沙巴克城 /149

当一个发现了老婆奸情的男人找到我，付我三根金条的费用，去杀一个白白净净的读书人的时候，我居然问他：“为什么杀他？”

说不定那个读书人和他老婆是真心相爱呢，我这么想。

客人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气呼呼地走了。

杀手村的年轻杀手越来越多了，他们以两根金条的开价拼抢着被我拒绝的生意，有时候，一根金条他们也接。

他们不顾一切疯狂工作，每天杀人无数，就像一群贪婪的孩子看见了糖果，只知道吃。

第八章 有空到比奇城来喝酒 /181

他觉得自己周围全是庸俗的人群，每个人把游戏与现实区分得那样清楚，他们什么都没有耽误，他们什么都要。

郝峰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在这一刻，他想自己以后该怎么办？假如杨红雨再也不玩游戏，她不再记得在游戏里发生的一切，她不再要他了，他又该怎么办？

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游戏，我们要有自己的生活。

第九章 刺杀教主 /199

杨红雨预感到这个男人是她这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机遇。她如一头机敏的动物一样全身紧张，盯着这顿美餐，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准备在最佳时机轻轻一扑——只要得手，整个冬天都将不再饿肚子。

一个凡人的婚姻计谋，对一个平凡的女人来说是有多么重要。

第十章 还有那么多年轻人到达传奇 /221

一刹那，杨红雨屏住了呼吸，好像这样子就会抗拒那利器的伤害似的。她的嘴唇半开半合，一脸诧异的表情，她距离这个小孩子如此近，手哆嗦着朝他的脸伸去，好像这样做就会平息他的怒火。这一瞬间，郝峰觉得杨红雨的表情是那样美。

“传奇”辞典 /237



第一章 离开新手村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幸福，以及嘴角的一抹羞涩，马上知道神算子家里有一个女人在等他。

他说：“雨荷在家里等我。”

一个女人，叫雨荷，在等神算子。

我也微笑着。

该从哪儿说起呢？郝峰和杨红雨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于是他们自然就有另外一个名字——龙☆狼、杨过初遇小龙女。你们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吧？通过这种方式一对男女生活在一起，这是网恋，或者你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有点儿过时的关系。

二〇〇一年的12月份，那是一个让郝峰纪念的时间，在“传



奇”上，一个十八级的武士龙☆狼与一个三十级的道士杨过初遇小龙女认识了。就像所有司空见惯的传奇爱情故事一样，相遇是那么偶然：一方处于茫然无助的境地，另一方生机勃勃地从天而降。只不过对于郝峰与杨红雨来说，英雄救美的故事变成了美女救英雄了。当时，龙☆狼独自一人在毒蛇山谷里迷路了。对这个地方，龙☆狼一直比较头疼，一来地形复杂，二来怪物太多。他边打边退，一边还大声求助：谁能告诉我怎么去比奇省？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人人都把他当成那种永远不认识路也不记得坐标的白痴了吧？他就这样一个人在山谷里狂奔。我一定要跑出毒蛇山谷，他就是这么想的。终于龙☆狼的求助得到了一个人的回应，那就是正在毒蛇山谷练七级宝宝的杨过初遇小龙女。“你干嘛非回比奇城呢？跟我去盟重省玩吧，那里升级更快。”

“可是盟重城里没有树，这里全是杀手，我一去就挂。我想回比奇城，那里的人都很善良，不欺负人。”在打这句话的时候，还不足二十岁的郝峰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玩游戏，他有一种倾吐肺腑之言的冲动。他确实想回比奇，就想在那个城门前站一会儿，看一看那里热闹的人群。

“呵呵，小弟弟，你可真有趣。”

她说完往前跑，郝峰马上提足跟上，那一刻，他觉得一种幸福。“不过，假如你跟我一起玩，我保证别人不会欺负你的。”

就这样，那天，杨过初遇小龙女硬是带着龙☆狼从毒蛇山谷跑回了盟重。那条路是多么长啊，杨过初遇小龙女穿了一件白色的幽灵战袍，他看着她的背影，他相信，对方如果不是一个心地绝顶善良的姑娘，怎么会有如此的耐性来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笨蛋呢？

而现在，二〇〇二年的三月份，春天将到未到的季节，这个普通的下午两点二十三分，郝峰站在站台上，独自一人，等待一辆北上的列车。前一天下午，从那个倒霉的电影院出来半小时之后，郝

峰便来到火车站，并且很快就在一个窗口买到了一张开往北京的车票。那胖乎乎的售票小姐将那张硬纸片扔出来的时候，还冷冰冰地看了郝峰一眼。

一个忧郁的青年，他平静的外表下，有多少忧郁。比如下午，电影院的黑暗中，父亲和陌生女人的搂搂抱抱，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力量，他真的无法自拔。

站台上空响起一阵阵电铃声，带红袖标的铁路工举着小旗子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久，一声汽笛从远处传来，很快就看见一辆火车头顶着一团白雾冲了过来。郝峰下意识回了回头，他并不是要刻意看什么，他只是回了回头，马上他便往列车方向迎上去。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发馊了的味道。人并不是很多，每隔几排就有空座，郝峰找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他把随身一个大书包紧紧抱在怀里。广播里说本车站列车停靠三分钟，他就呆呆地看着窗外，站台上有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正在张罗生意。

当列车“咣当”的一震动，那一刻，郝峰心里升起一阵强烈的悲伤，眼泪迅速冲出眼睛，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到车厢的门边。透过脏兮兮的窗玻璃，他看见站台比刚才更空荡，只有那个铁道工再次举起了旗子，心不在焉地挥舞着。

郝峰知道自己就要离开家乡了，离开多远？离开多久？这谁能知道？

郝峰是家里的独生子，这个家庭基本上可算得上是个不错的家庭。父亲是宣传部一个中层干部，工作中从来不曾收受贿赂，对待上下级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爱读书。母亲是市重点小学的一名特级教师，在学生中非常有威信，带一副银边眼镜。母亲的人品就像她的背影一样正直，也许有点儿干巴巴。她是好样的，除了有点儿洁癖，几乎无可挑剔。

父亲和母亲自有一套生活的理论，对眼下这个花样翻新的社



会，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由衷的尊敬、以及一丁点儿野心。他们常说，只有知识才能让一个人真正获得尊敬，只有修养齐备，才能得到永远的幸福。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也需要儿子这样做。一个和睦的家庭，只是时常在晚饭时候会发生点儿不愉快，那是因为家里那台二十五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父亲绝对不允许郝峰看电视。

“那可是一种危险的麻醉剂，我的孩子。”父亲吃饭细嚼慢咽。

“可是别的同学都看，您知道吗？当他们说起 F4 还有贝克汉姆的时候我压根儿不知道他们是谁，那可够丢人的了。”郝峰不满道。

“丢人？我也不知道什么 F4，还有那贝汉克姆。我也丢人？”父亲连喝汤都没什么声音。

“是贝克汉姆。”郝峰气呼呼地咬了一大口黄瓜，并恶狠狠地咽吧着嘴。

母亲警觉地坐正身子，慈爱地看着郝峰嚼动着的嘴。

父亲索性放下手中的筷子，好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玩艺儿看上去可能不像我说的那么糟糕，可它就是那么回事。它对人的精神绝无好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这说法可能有点儿过火了，老郝，我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你的说法持保留意见。儿子，吃饭动静别那么大，那会显得很没教养。”母亲有些神经质地使劲擦着饭桌上的一滴油渍。

“你就在那玩艺儿面前坐着吧，你早晚会变得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就像大多数人那样。那确实是个骗人的玩艺儿。它好像是在给予你点儿什么东西，可实际上却是在拿走一些什么东西。你每看它一分钟，你的聪明才智和精力就会损失一分。你懂吗？那真是个骗人的玩艺儿。”父亲很满意自己这番发言，重新拿起筷子，看见儿子垂头丧气、一言不发、他心里又有点儿不忍。“我本不想说扫兴的话，小家伙——你完全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电视嘛，比如阅读。怎么？难道你不喜欢阅读吗？作为我的儿子应该最能明白阅读的乐趣。你可能不知道贝克汉姆——这次我没说错吧

——但是你知道《红与黑》啊，这更值得骄傲。”

“可是老郝，时代在变嘛。如今人人都看电视。”母亲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丈夫。

“可他们都看些什么呢？没头脑的暴力行动！没头脑的笑料！每隔五分钟就有一个傻瓜出来说一番傻话？”

郝峰知道，现在争论的已经不是他看不看电视的问题了，而是父母要开始每天必须的家庭口角健身活动。他们通过这种争论来维持夫妻感情，就像很多家庭以吵架拌嘴来增进夫妻感情一样。只不过郝峰父母显得那么正义凛然。

果然，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郝峰已经离开饭桌回到自己的小屋。当他们愉快地结束了关于后殖民文化入侵的讨论之后，才不约而同地发现儿子不在了，他们心里有些许的空落与不安。

“也许，他应该看一看每天的新闻联播，你觉得呢？他已经算是大人了。”妻子扶了扶银边眼镜。要说父母完全是那种古板的人，也有失公允，偶尔他们也显得活泼俏皮。只不过他们的活泼有些不合时宜。比如在某个春意融融的周末，他们会收拾一新，带着儿子去郊游，旅行包里装满了面包、桔子水、口香糖和餐巾纸。有时候他们也野炊，折腾好几个小时弄出一顿奇怪的饭菜。三人在小河边吃起来，母亲会给父亲喂一口菜，父亲又回报给母亲一口水。这时候，郝峰隔着五六米的距离打量着眼前的父母如同打量两个淘气的小孩，不觉深感无奈。

在这一天，当郝峰像往常一样从家里出来之后，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悠了好几个小时。他骑着车去了经常郊游的小河边，把高中的课本抛进河水中，发了会儿呆，然后来到二手车市场，把那辆八成新的山地车卖了。这辆车是父母作为奖品送给他的，当他考上重点高中之后。

他欣喜过好一阵，但现在不需要了。那辆山地车，他卖了七百元，运气还不赖。



前一天晚上，郝峰从父亲的工资夹里拿出了二千块钱，又把母亲放在第三个抽屉里的国库券拿出了两千，在去火车站前的那一会儿，郝峰去银行把国库券卖了。总共加在一起，现在郝峰贴身口袋里有差不多五千块钱。

到北京去。

天下如此大，为何独独想到了北京呢？

那天下午，在幽暗的剧院里，当他发现后排斜方向的父亲和一个饱满的他不认识的女子搂在一起看《天下无双》的时候，他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想着到北京去。

“无论是在‘传奇’中，还是在现实中，都要认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杨过初遇小龙女说的话，现在回荡在他的耳边，如同一股春风，那么温暖又那么轻凉。

那个圆乎乎的女人笑倒在父亲怀里，父亲趁势将她搂了个满怀。郝峰几时发现过父亲原来还有那么一张大嘴，以及如此一口白牙。他们的头靠在一起，想必脸和脸也在摩擦、嘴唇也互相咬得紧紧的吧？

郝峰一边默默地流眼泪，一边想着杨过初遇小龙女的话，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杨过初遇小龙女就在北京。

到北京去，和她生活在一起，郝峰决心已定。

似乎是一夜之间，班上的男生开始谈论一个叫“传奇”的网络游戏，过不了多久，一些活泼的女生也开始加入到这种谈论之中，郝峰对此一无所知。

很多东西似乎都自有注定。如果不是在一个学期中比较空闲的阶段，遇到父亲单位组织员工外出旅游度假的话，郝峰很可能永远不会玩上“传奇”。二〇〇一年的国庆七日长假，父亲带着操劳过度、神经轻微有些衰弱的母亲去了云南。郝峰在几个同学的纵惠下到网吧玩起网络游戏——“传奇”。

那是他平生第二次进网吧,第一次是去找一个同学。

网吧里人声鼎沸,烟雾缭绕,角落里有人在用语音聊天的方式旁若无人地骂脏话,把电脑那头的一个不知名的家伙的祖宗几代骂了个够。

郝峰听着这些脏话不觉面红耳赤,小声问一个同学:“他们骂人怎么没人管啊?”

同学们大笑起来,一个女生笑着说:“你真老土,这是语音聊天,都骂人的,乱骂,骂得越难听越有本事。”

大家又笑了。

笑声刺激了不远处一个干瘦的男青年,他高声用东北话骂了一句脏话。骂完男青年昂着头迎接四周充满敬仰的目光。

正式上网的第一天,同学便神秘地带他到一个网站看很多黄色照片,指着一个有大胸脯的姑娘对郝峰说:“没看过吧?”

郝峰马上心跳加速,并明显感觉到自己年轻身体的反应。那一刻,他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敢动。

郝峰并不知道他这些反应是一个青春年少的男子第一次遭遇如此冲动后正常的反应。他不知道啊,他只觉得自己浑身上下肮脏不堪,而且他还想到了父母亲对自己的教诲,并深感愧疚。

“你知道吗?好多人在网上找女朋友,还一起那个呢。”另一个同学转过来一边眨巴着眼睛一边对他说。

郝峰大惊,与此同时,他感觉到浑身瘫软,他甚至怀疑自己尿了裤子。

国庆大假结束之后,当父母满载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感叹以及长途旅行中的小小不愉快回到家的时候,郝峰已经是“传奇”王国中一名十五级的武士了。因为这个游戏,小伙子终于找到了和同龄人交往的桥梁,他不再是同伴眼里酸腐可笑沉默寡言的小老头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上的困顿。



上网需要钱,买游戏卡也需要钱。说起来,这笔钱不多,但是每天都需要这么小小的一笔钱,对一个没自立的人来说也有些许压力。他仍然有办法,比如把早餐省下来,或者在买复习资料的资金中动点儿手脚。幸好父母并不精明,他总能如愿以偿。当一张游戏卡打爆之后,为了那三十五元钱的卡费,郝峰还是费了一些周折。不久,学校组织大家注射乙肝疫苗,正好 35 元钱,他准备挪用这笔钱去购买游戏卡。

但是后来,他的这笔钱被高年级的几个同学以收保护费的名义索了去。对于郝峰来说,这次被勒索是平生的头一遭,他的心情有点儿疑惑,有点儿刺激,甚至有些兴奋,但就是没有愤恨。也许是他突然觉得发觉长期以来笼罩自己身心的金光罩并不那么严实,在今天突然出现了一道缝隙。有时候他甚至希望这种缝隙更大一点。当你年青轻的时候是多么盼望着承受那些与众不同的伤害啊。网吧里,像郝峰一样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因为游戏成为朋友,他们也因为游戏成为敌人。大家注册在一个社区,孩子们分帮结派,网上网下打成一片。郝峰感觉自己不再孤独,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网友跟他联络,他都全力以赴。

第一次与网友见面是在那个秋天,当时郝峰刚刚加入一个叫做“青木帮”的行会,与他一起加入这个帮会的有他几个还算要好的同学。

同学拍了拍兴奋不已的郝峰:“下次见‘帮主’带你一起去。”

在出发去见“帮主”之前,郝峰向左护法交了五元钱,作为这次聚会的经费。大家约在一家麦当劳前集合。当郝峰一行五人赶到的时候,麦当劳门口已经聚了有七八个孩子,有男有女,有的站着,有的坐在麦当劳叔叔旁的长椅上,都已经聊得很兴奋了。

郝峰被隆重地介绍给大家,几个看起来老成点儿的小孩还过来跟他握了握手。

郝峰看这十几个同门都跟自己差不多年纪,最大的是一个叫

星之恋的姑娘，好像二十出头了，发育得比较成熟，她不怎么说
话，老笑嘻嘻地看着大家。

而小燕子才九岁，话特别多，可能感冒了，动不动抽抽鼻子。

“帮主”还没来，大家就一边说一边等。“青木帮”在江湖上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但是该帮“帮主”却是一个不到十三岁的小男孩。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他爸爸或者表哥没少教训他，但在“传奇”，在“青木帮”，他却享受着一份丰足的尊重与权威。他也苦心竭力地管理着这支成立不久的队伍。水果布丁在他的门派宣言里明确规定：同门之间务必相亲相爱，门派成员不得恶意PK，否则行会不但不帮，还要清理门户。“青木帮”要为捍卫游戏的纯洁性而战。这种纯洁性感染了郝峰以及很多玩家。水果布丁最大的愿望就是，把“青木帮”建成一支强大的，但又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组织，等到有一天攻打下沙巴克城，他成为“城主”之后，他仍将以这种纯洁而浪漫的理念来管理天下。而不是像眼下的沙巴克城主一样，滥杀无辜，强取豪夺。但是这是一项何其艰苦的工作啊，水果布丁心里非常清楚。这不，眼下马上就到了每周一次的“行会”代表大会时间了，那个长了一张苦瓜脸的二姨却一直拉着水果布丁唠唠叨叨，说的都是些亲戚间的家长里短。她妈妈，一个刚刚下岗的纺织女工正在厨房跟他兄弟发牢骚。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子出来给妈妈买色拉油，水果布丁才火速赶到会场。“我就半个小时时间，我妈还等着我买色拉油回去做饭呢。”水果布丁冲大家挥挥手，意简言赅地开始主持会议。郝峰打量着眼前的“帮主”，他充其量不过十二三岁，眼睛里充满了稚气，但是一举手一投足里还是有那么点儿领导者的风范。

今天“青木帮”讨论的话题是关于本帮会成员在传奇里老遭人PK的问题，起因是星之恋在七层猪洞被沙巴克的人围剿，抢了很多药水不说，连她的裁决都被抢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纷纷讲述自己亲历或者目睹过的沙巴



克人欺凌弱小的种种行径,越说气氛越激昂,有人还狠狠捶着桌子嚷道:“打吧,帮主,咱不能再忍了。”

“沙巴克的所作所为我也有所耳闻,本来我不想招惹他们的,但是现在他欺负到我们‘青木帮’的头上来,我作为‘帮主’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过咱们还需要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青木帮毕竟才刚刚成立,要钱没钱,要级别没级别,算我在内,也不过三十二级,我们帮会上三十级的成员还是太少。”水果布丁皱着眉头说。

“那也不能让他们白欺负了啊。”有人急得喊了起来。

“谁说白欺负?召集大家来不就是为了想办法的吗?打谁不会啊?要是咱们冒失出手,最后不也就是给人送礼去了?还被人嘲笑。”水果布丁慢悠悠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肃然起敬。接下来水果布丁详细询问了沙巴卡在猪洞的打法,便独自一人陷入到沉思中。众人都默默看着自己年轻的帮主,等他最后拿主意。水果布丁无意中一转眼看见了龙☆狼:“这是谁?以前没见过。”

左护法马上介绍:“这是龙☆狼,刚加入咱们‘青木帮’。”

“欢迎你,对了,咱们‘青木帮’现在总共多少人?我好几天没钱上网了。”水果布丁看了看大家。

“不到三十人,外地人少,基本都是朋友或者同学。”左护法说。

大家笑了笑。

“右护法,我看这样,你这两天联络一下其他帮派的人,大家约着一起去猪七,联手教训他们一次,你们觉得怎么样?”水果布丁美美地咬了一口苹果派。

“我这里没问题。”右护法郑重地说。

众人也交口称赞这个办法好。

“那约在什么时候?”右护法又问了一句。

水果布丁想了想:“我奶奶病了,这两天不行,这样,礼拜六下午两点,好吗?”